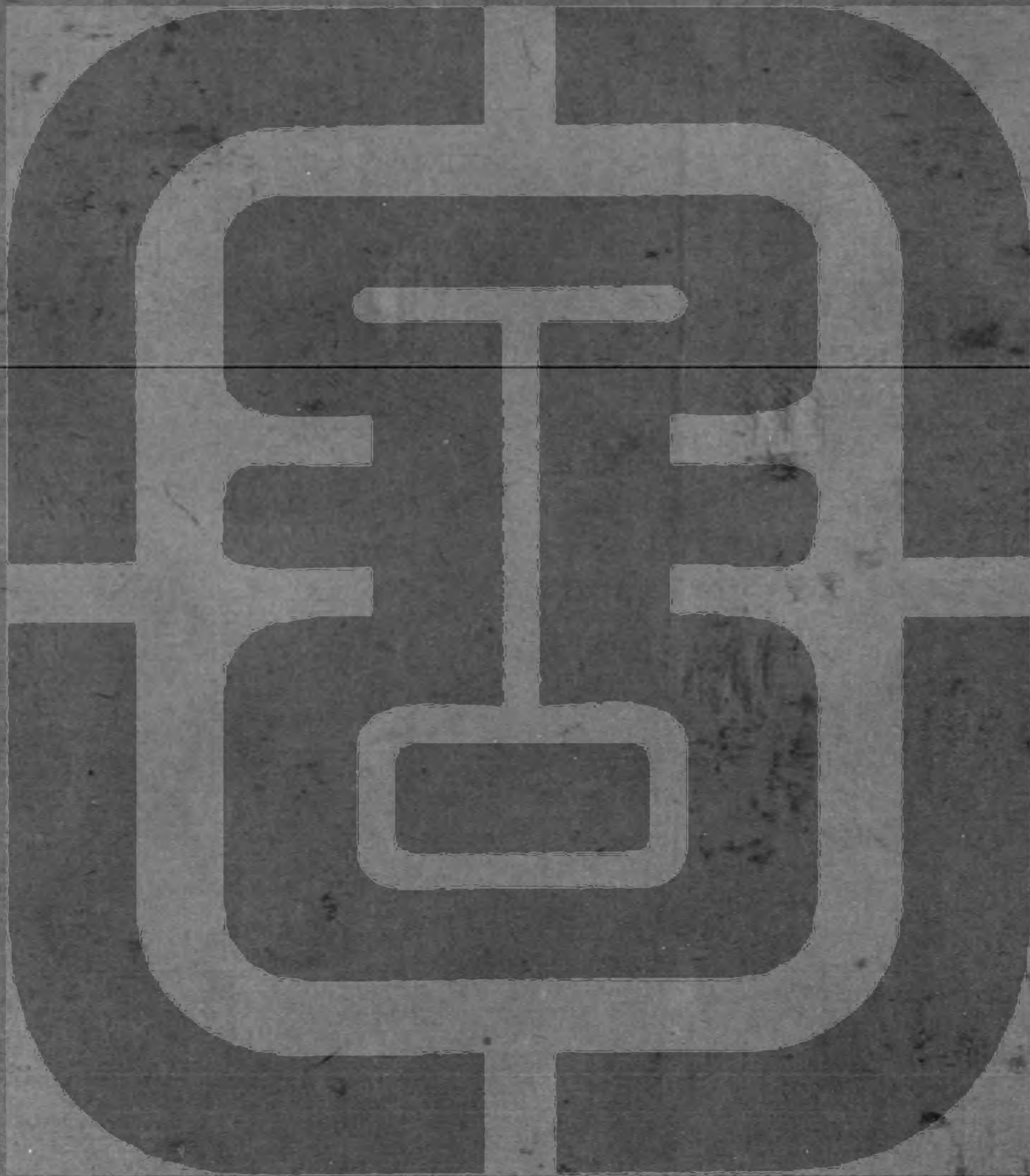


61575

517



禮記訓義

王制

王制

曾子問

文王世子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所以
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
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
之耶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三日不親也

古者婚禮在所不賀嘉事在所不善况取婦之家可
舉樂乎蓋取婦之禮本以嗣親也親既老矣而以子
婦嗣之傷之可也樂之非也昔裴嘉有婚會醉方士
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王通聞之曰薛方
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善其知禮而不善
其不預告之也雖然娶婦之家必為酒食以召鄉黨
僚友雖曰以厚其別亦不舉樂也舉之其在三日之
後乎前乎三日而舉樂是忘親也後乎三日而不舉
是忘賓也不忘親仁也不忘賓義也先王制禮豈遠
乎哉節文仁義而已矣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

世以傳父統而子則事父者也學以致其道而士則
事道者也凡學先世子貴貴也次學士尊賢也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其可不均以時數於東序乎春夏陽
用事之時也必數以干戈之武舞天事武故也秋冬
陰用事之時也必數以羽籥之文舞地事文故也東
序夏后氏之學而序之為言射也數異異用用異異
功然則行同能偶者舍射何別乎然干戈羽籥樂之
器而樂豈器哉凡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
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
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
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
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
誘於外物其數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

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
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
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奉后之太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
先後爾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箠師學戈箠師丞贊之

以政正之謂之正以教教之謂之師大胥之所相者
小樂正也箠師丞之所奉者箠師也蓋干陰干陽也
干謂之干盾亦謂之干兵戈句戟矛也書曰比爾干
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
刺皆自備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
至其威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教干在

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箠師而以箠師丞贊之
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觀之意觀矣周
官樂師掌國之學政教國子以干箠師之小舞大胥掌
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
聲箠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箠由此觀之小樂正不特
學干箠師不特教戈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箠言
學干戈則羽箠舉矣周官有樂師而無小樂正有箠
師而無丞豈三代之制因革固不同邪

胥鼓南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
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
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箭南者而已非鄭康
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

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歟周之化自北而南則文王象箭所奏亦不是過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鼓自宗

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溫故也鼓鞞北方革音而其聲謹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商人尚聲名學以鼓自宗是鼓自宗主以樂教衆鼓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為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

非小學之道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之與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雍亦不過辟之以禮雍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教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義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讀書冬讀書王制之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冬夏陰陽之至而詩書皆欲其至故以二至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讀書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太學之教也

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為樂之實樂為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義詔之東序而已數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饗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

之也言天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六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莫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與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耶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學者禮樂之教所自出故凡釋奠于先聖先師者必有合也釋奠者禮也必有合者樂也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謂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與周官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同意必
遂養老者特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視學實與焉故
下文言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有司卒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適饌省醴養老之
珍具遂發味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
事終之以仁而已蓋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以教
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之故而孝
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大教歟凡釋
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償
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凡家室是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
之教而始立學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興器者造祭
器之謂也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司戈皆祭祀授舞
者兵是釋菜未嘗不舞不授器其所以不舞不授器
者非四時釋菜之中祀特始入學者行一獻之禮而
已與周官凡小祭祀不興舞同意授數則天子八佾
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
也數則可陳其義爲難知器則可用其象爲難求苟
由可陳之數精難知之義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象
則禮由已而已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

樂書卷第三終

樂書卷第四

禮記訓

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

禮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博恭敬而溫文
 古之人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故中心斯須不和
 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非樂何以脩內乎外貌斯
 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矣非禮何以脩外乎樂
 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
 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為雜發形於外所
 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使之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
 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

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故
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正世子之
謂也非特王德之人為然雖帝舜命夔教胄子以樂
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其成也
惟恭敬而溫文禮樂亦無乎不備矣保氏養國子以
六藝而禮樂居其先亦此意也蓋禮樂法而不說其
法也發形於外天下共由之其不說也心術形而悅
擇恭敬而溫文有天下至曠存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適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世焉通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
也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也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樂
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
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
大夫及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
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
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
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
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為其血
氣既衰而養以供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
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
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
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以一舉
養老之事眾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

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
慢也樂則清廟家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
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中
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
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及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
而已古之君子必慎其終始如此而眾安得不喻之
乎然則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皆以文王善養老故
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雖然養老於
東序必兼幼言之何邪曰先王之於耆老孤子未嘗
不兼所養特其所重者老而已

禮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飲實桴而
上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

飲食者養人之本人之大欲存焉禮者飲食之節豈
人所大欲哉古之聖人以人之所大欲者寓之於非
所欲之禮則人情必至於不相悅者矣是故禮之所
設樂必從之此禮樂之所由始也蓋食之禮始於燔
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汗尊杯飲禮之所始樂亦始焉
實桴而土鼓其樂之始與明堂位曰土鼓實桴葦籥
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為本土於位為中與於
氣為中氣而籥之為器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
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實桴中聲發焉終於
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為中
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書擊土鼓敔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龜鼈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龜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謂王業之起本於龜樂之作本於鼈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於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者土鼓所歛者龜鼈所歌者龜詩有報木反始之義焉豈在天鼓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列其琴瑟管磬鐘鼓

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鐘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制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與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後聖有作為樂如此其備則實稱土鼓雖鄙朴不足尚先王必存而不廢者貴本始之意也與用二酒不廢玄酒用簞席不廢棗秬同意

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

周官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為宮而無射為之合黃鍾為角而大呂為

之合太族為徵而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而南呂為
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為宮太族為角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族
為徵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咸又
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
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
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
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
一於陽先乎陰欤大抵旋宮之制與音律卦六爻之象
常相為表裏若且入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
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
之用抑又分陰分陽施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
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
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
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
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
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鬼
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
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
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
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
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不亦

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失非特此也
復以黃鍾為宮大呂為二商太簇為商為徵圜
鍾為徵為羽姑洗為宮為商蕤賓為徵為角函鍾為
徵為羽夷則為羽為角南呂為徵為商無射為角為
商應鍾為角為羽抑又甚矣然則天人之宮一以太
簇為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
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為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
則避其所尅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五聲之於樂闕一不
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商者文去實不去故
也荀卿以審詩商為太師之職然則詩為樂章商為
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者為避所尅而已
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正為

祭尚柔而商尚剛也哉先儒言天宮不用中呂函
南呂無射人宮避函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
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
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地之律耶
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

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聞
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相須而成也蓋一器之
成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而有度數存焉者御
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
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
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
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為車則無運
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為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

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不亦遠乎

樂書卷第四終

樂書卷第五

禮記訓義

禮器

郊特牲

禮器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擯所以輔賓相所以導瞽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情通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有相以導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為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自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為體而有相以導之則凡由中出者罔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為溫之至也然則所謂溫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雖然

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是也
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
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
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
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道之在天為陰陽在人為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為日
月分為夫婦位為上下方為東西君為阼房器為鼓
尊是以廟堂之上壘尊象陽動而在東夫人在房而
東酌之是陰上交乎陽也犧尊象陰靜而在西君在
阼而西酌之是陽下交乎陰也禮交動乎廟堂之上
者如此縣鼓以陽唱始而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
應鼓以陰和終而在東是亦陰上交乎陽也樂之所
以交動乎廟堂之下者如此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
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
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為和之至邪周官大宰之
禮與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
樂之情同明王以相公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
器之論禮樂有言溫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
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為溫夏居中央而冲氣以
為和語曰色思溫莊子曰心莫若和是溫在外而為
和之始和在內而為溫之成或問泰和揚子對曰其
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然則
唐虞之所以致溫者和者在禮樂之備乎上言禮樂
之末節故言溫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祭義言日
出於東月生於西此言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者言
月則知大明之為日言大明則知月之為明小而已

在易坎為月離為日晉之為卦離上坤下而曰順而麗乎大明則日之明大於月也信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制禮也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禮反本者也故必反其所自生樂象成者也故必樂其所自成是以醴酒之用必尚玄酒割刀之用必貴鸞刀莞篲之安必設藁秸以至俎尚腥魚鼎尚大羹無非反其所自生之意也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樂雖不同而同於耀正功無非樂其所自成之意也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

觀其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古今未諳雖然禮以節事

於外未嘗不施於內書曰以禮制心是也樂以道志

於內未嘗不施於外記曰樂和民聲是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為王事歟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

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
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
子以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
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
芣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
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
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
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
入門而縣與客出以雍而肆夏不預焉此諸侯之樂
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以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
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為僭天子故也

郊特牲

饗饗有樂而食也甘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
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老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
無聲凡聲陽也

饗食之禮所以仁賓客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
饗以飲為主有鄉之之意所以養陽氣而致敬也食
以食為主有養之之意所以養陰氣而致愛也凡初
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
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享先
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
嘗以享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
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發聲言習樂於仲秋
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之意
歟記曰凡養老商人以食禮食老更於大學冕而摠

于商頌言顧予烝嘗有執鼓莞磬之聲周雅言以往
烝嘗有鐘鼓送尸之樂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
樂師鐘師奏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
然則食嘗無樂非商周之制歟凡食嘗無樂兩言之
者疑下衍文也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皆王制祭統言
夏禘秋嘗者以周官考之周人春相夏禴則春夏之
禘非周制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古者燕饗之實情意之所未通懽忻之所未接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故賓至而饗食之所以
為禮奏樂以樂之所以為樂賓始入門則奏肆夏以

示易敬之意既卒爵之後則莫酬升歌以發賓主之
德卒爵則以進為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闋則以反
為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常不足於意
而意常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
於嗟其氣至於歎者豈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之謂乎
孔子於饗賓之際卒爵而樂闋其嘆且至於屢者蓋
異乎觀上之歎豈一倡而三歎之謂乎言孔子屢歎
之繼以工之升歌豈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謂乎樂
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歌者在上貴人聲故
也匏竹在下賤器用故也記曰聲莫重於聲歌者此
歟蓋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情也莫酬而工升歌示德
也匏竹在下示事也樂由天作其來自乎陽禮以地
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

不權是饗燕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
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
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可視而見
可聞而知其不說也有天下至賤存焉非得意忘象
之士惡足與議此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不止於肆
夏言升歌止於清廟言下管止於象籥此言入門而
奏止於肆夏言升歌不及清廟言匏竹不及象籥者
哀公問言大饗之禮此兼燕禮而言故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
始也

禮樂之所謹者名數而已齊桓公始用庭燎之百是
諸侯借用天子禮之數也趙文子始奏肆夏是大夫
借用天子樂之名也後世之失非特大夫借用天子之
樂而諸侯亦用之以享大夫矣然則穆叔所以不
晉之享者孰謂穆叔而不知禮乎齊桓公借其數與
氏八佾同意趙文子借其名與三家以雍徹同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
乘大路諸侯之借禮也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之宮
縣借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
之擊玉磬借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借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借天子
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輅借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
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借之天下無道禮樂自
諸侯出其不借竊而用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借禮則樂
可知矣朱干用白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錫是也王

威用王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刺圭以為威秘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夏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廟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公之側而先王之樂自是掃地矣

春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為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然然則昏之為禮其陰禮與曾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昏禮不用樂其思嗣親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故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嘉一婚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樂書卷第五終

樂書卷第六

禮記訓義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郊特牲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設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均配以祖考者惟商人為然以其尚聲故也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聲聲其名學以瞽宗則主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蓋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

三成閔然則樂不三闕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成而退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退爲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闕者以反爲文也樂三闕則成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爲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間捨聲音之號何以哉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聲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傳曰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其說是歟

內則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

舞大夏

入之生也此形天地以成卦受氣陰陽以成性被其所學曷嘗不因時循理以順陰陽之數哉十三陽數也二十陰數也樂由陽來而十三學之禮由陰作而二十學之其理斷可識矣且成王之勺告成大武則武舞也其顯在事而易習故十三可以教之文王之維清奏象舞則文舞也其微在理而難知故十五而後教之禹之大夏則適文武之中而大焉非童子所能盡成人所及者而已故二十而後舞之周官以羽舞下舞爲小舞則夏爲大舞可知此夏所以特言大而異於勺象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謂之樂樂以聲音爲始以舞爲成教人必期成人而後已此所以必先舞也變教胄

子大司樂教國子皆先樂者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也始學者必由樂以之乎禮及其成也又立禮而後成於樂所謂樂者有不為學者終始歟以先後序之大夏而後象象而後勺以義序之勺而後象象而後大夏蓋教者其施欲不陵節學者其進欲不躐等故不序以先後特以義序之也墨子謂武王自作樂曰象成王因先王之樂曰騶虞誤矣

玉藻

御瞽幾聲之上下

周官典同言高聲砗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非高而砗非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也蓋樂以中聲為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為中已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于君所之瞽其察樂聲有不以中聲為量乎今夫齊音教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非中聲也下亦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為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酒之心有史以書言動則人主無過舉之行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年順成則通蜡祭以移民所以備禮也而樂可知矣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所以蕃樂也而禮可知矣周官蕃樂於大司徒其政謂之荒弛縣於大司樂其凶謂之大然則侑食之樂安得不徹之乎此所以見天子憂樂不在一身而在天下也夫以天子受天下備味享天下備樂年不順成而食且無樂况士之飲

酒其可樂耶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在易之乾以純粹精為德以金玉為象金陰精之純者也玉陽精之純者也君子體乾象以為德所以必佩玉者比德故也蓋環佩之聲莫不各有所合合者其德為禮合角者其德為仁合宮者其德為信合羽者其德為智右則有事於用故其德出而為仁禮左則無事於用故其德復而為智信周以木德上天下其不用商者避所尅者而已與周官三官不用商音同意荀子曰審詩商大師之職也詩有商音而商音而去之者其意亦若此歟三官不用商者樂也佩玉不用商者禮也主乎樂者未必不因乎禮主乎禮者未必不兼乎樂故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佩之聲中乎樂之節也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是佩之容中乎禮之節也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然後玉鏘鳴焉則仁智禮信之德不離於身而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之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之佩也

明堂位

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昔周公將作禮樂以謂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之三年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

其黨以攻其庭示之力役上猶至此况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黃鍾一也故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變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黃鍾之龠其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託論樂必指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悅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

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頒也出以內宰掌其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於民一之也其或不同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世如此天下惡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爲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莊周乃欲絕滅禮樂剖斗折衡而天下人始不爭彼非不知周公不能捨是服天下也彼然而言之者將以使民反素復樸救末世文勝之弊故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牲用白牲至俎用祝饌無非天子之禮也自升歌清廟至納夷蠻之樂於太

廟無非天子之樂也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勳勞成
王賜之以人臣不得行之禮樂蓋所以褒康周公非
廣魯於天下也言廣魯於天下豈非魯儒誇大其國
而溢美之邪周官大師之職大祭祀帥鼗登歌下管
播樂器於歌言升則知管之為降於管言下則知歌
之為上升歌清廟所以示德堂上之樂也下管象所
以示事堂下之樂也歌求其聲管播其器舞動其容
大武武樂也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
以武不可觀故也大夏文樂也所以象揖遜必皮弁
妻雉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今夫禘襲未嘗
因也而威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禘而舞則
必用襲也於大武之舞言干戚則大夏
必用大武也

四夷之樂周官掌之以鞮履氏教之以旄人執師是
東夷之樂為執南蠻之樂為任西戎之樂為株離比
象之樂為禁蓋萬物出乎震則草昧而已相見乎離
則任乎而長矣說乎兌則成實而離根株勞乎坎則
收藏而禁閉於下矣樂元語先儒謂東夷之樂曰昧
一持干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
曰株離持鉞助時殺比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
於四門之外右辟於義或然其意以謂夷不可亂華
嗟不可雜雅四夷之樂雖在所不可廢蓋亦後之而
弗先外之而弗內也是故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

前孔子誅之元日之會擇國之樂陳於庭陳禪非之
然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而弗外之雖欲廣魯於
天下其能不為君子譏歟然天子用先王之樂明有
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魯廟持用夷蠻之樂不及戎狄者以魯於周公之廟
雖得用天子禮樂亦不敢用備樂以明分故也虞書
曰伯陽之樂舞株離是不知株離西夷之樂非南
之樂也白虎通亦以侏離為夷樂昧為南樂班固
侏為堯以樂為侏以誅為侏是皆臆說以滋惑
歟

樂書卷第六終

禮記卷第七

禮記訓義

明堂位

明堂位

少儀

鼓蕢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中央為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樂也者鍾冲氣之和
者也以土為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為梓則中聲發焉
以葦為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通中
擊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
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
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周
官籥章掌土鼓鼗箏以謂周之王業始於籥樂之作
本於籥始於土鼓通是也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之祭

有復本反始之義然則伊耆氏本始禮樂者也推而
名之不亦可乎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
捭豚汙尊而抔飲賁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
神豈非伊耆氏本始禮樂之迹邪後聖有作而八音
備豈特土鼓畫篥而已哉

拊搏玉磬皆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苟知曰金石絲竹所以

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

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

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夏書

述舜樂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

虞氏備於三代也拊之為器葦表糠裏狀則類鼓聲

則和柔倡而不和或搏或拊所以作樂也書傳謂以

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韋而鞞是也荀卿曰縣一鍾而

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一鍾一磬特縣之樂

也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歟書謂搏

拊此謂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磬之

為器尚聲衆聲之依也呂不韋曰昔堯命夔擊石拊

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春秋臧文仲以玉

磬如齊告糴則玉磬書之鳴球是也王之於石類也

玉磬則出乎其類矣祝敵之為器樂之合止用焉祝

也者擊之以合樂者也敵也者拊之以止樂者也書言

為擊此言拊擊者以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也凡

言樂皆先節後奏與此同意書大傳曰大琴練弦連
越大瑟朱弦連越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琴
瑟之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

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
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為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
上樂也自土鼓至鼗鼗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
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
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
庸矣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正北之為為革則鼓為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虫之
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鼓
琴鼓琴鼓鍾鼓鼗鼓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
粵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下私此其意歟蓋鼓
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貴之
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

楚伯林射王鼓跽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
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
所建楹也是楹鼓為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
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
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鞀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
金奏鐔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
應鼓在東詩曰棘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
作而人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
始之樂歟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
之東西說者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
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
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
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且三代所尚之色夏

后氏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
知矣夏后稱氏而商周稱人者蓋后者繼體之名氏
其派嗣之別而人則盡人道而已三王皆繼體也夏
獨曰后氏者以別無其繼而不禪自此始也王皆人
道也商周獨曰人者以其盡人道而人歸之自此始
也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氏凡微者皆人其稱氏與
夏后同稱人與商周異古之命氏者固不一矣姜氏
李氏以氏配姓臧州氏以氏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
不念伯氏以氏配字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
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夏后氏所配皆非
此族特別世代所繼而已其不稱人者以上文見之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禮器曰內金示和也亦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

之也蓋鍾之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
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為樂編之則雜離之則
特叔之離磬特懸磬非編縣之磬也鍾秋分之音也
大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
以其一為之厚已厚則乃已薄則播侈則柞矣則長
而則震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聲舒而遠
聞所謂和鍾者一適厚薄侈弇小大長短之齊以合
六律六同之和而已左傳謂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窳
大者不撝則和於物者此也磬立秋之音也倍句一
矩有半以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
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
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離磬者一適博厚上下清
濁之齊以為專簨之器而已磬師掌教擊磬者此也

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大磬謂之鞀然則垂之和鍾叔
之離磬皆非小而編縣之者特縣之大者而已和鍾
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為之或謂管接為之離磬始
於叔或謂古母句氏為之或謂伶倫為之豈皆有所
傳聞然邪

女媧之笙簧

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存七
道達陰陽之冲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三而太疾
之音也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黃而以
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二簧
而以和各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
一和而成聲是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
也笙簧始於女媧而世本謂隋為之豈隋因而循之
者與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黃浦詩曰鼓振篪之篪
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為物非特施於笙又施
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
數也

夏后氏之龍箏虞夏之崇牙周之壁翬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
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虞飾以言屬磬虞飾
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
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
形高以峻虞則植之故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
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壁翬鄭氏
謂戴壁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縣鍾磬崇牙壁翬所
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般飾以崇牙而

無璧琕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虛崇牙樹
羽是也鬻鬻子謂大禹銘於筍虞曰教我以道者擊鼓
教我以義者擊鍾教我以事者振鐸教我以憂者擊
磬教我以獄者揮鞞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授亦
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虞言禮也
大喪獻筍虞凶禮也喪禮旌旂之禮飾亦有崇牙棺
牆之飾亦有璧琕與筍虞同者為欲使人勿之有惡
焉爾荀有亦為龔者竹生東南故也虞亦為虞者樂
出虛故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以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
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

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兼四代服器官為哉蓋周

公有王者勲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禮樂故用之周
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乎春秋之
時魯君三試孰謂君臣未嘗相弑乎士之有誅由莊
公始婦之鬻而甲由室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
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無道之國莫甚於魯荀資
禮樂焉亦不免於僭矣鄭氏以為近誣真篤論歟然
而魯頌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而已

少儀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
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

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
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是樂正之職主於正

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古之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終之以樂舞樂人之事盡於此矣故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舜命夔以樂教胄子是也終于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三王之於世子教之必以禮樂况大夫之子教之不以是乎然則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何邪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

舉矣射然後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關一不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蓋亦無不能矣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已學書計故也由禮言能御未能御而不及事則禮而已言能從樂人之事能正於樂人則儀而

已矣

樂書卷第七終

樂書卷第八

禮記訓義

學記

學記

樂記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春秋
襄二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於和
樂四牡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
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得而可以入官矣以此勸始
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
則其教學者亦必以禮樂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
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禮以教
性之中而易慢之心不萌樂以教情之和而鄙詐之

心不入則由教者在所進而不帥者在所懲故入學
鼓篋而孫以出其業所以進之也夏楚二物而扑以
收其威所以懲之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召令而比
之撻其怠慢者召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撻其怠
慢者夏楚收其威之謂也然則教之大倫先禮樂者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故也天子之學曰辟
難辟之以禮難之以樂則太學始教以禮樂可知由
是觀之禮樂豈不為教之始終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
之於業也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凡物
操之則急縱之則慢故縵之必學鍾師詒師教而

之所謂操縵則燕樂而已此謂音之所存而易學者
也凡物雜為文色雜為采章有冠而後服備未冠則
衣冠不純素所服采服之雜服而已此固禮之所存
而易學者也子衿之詩曰青青子衿子衿子寧不嗣音蓋
嗣音絃歌之音也青衿雜服之類也未冠之士責以
詩安樂何獨不然詩有六義比興與存焉學博依則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興以名之也教有三物六藝
與存焉興其藝則德行成於外賓興以勸之也賓興
以勸之則人人未有不自勸而樂學矣然操縵博依
雜服之類音學一末節始學者之所及也故安弦必
始於操縵安詩必始於博依安禮必始於雜服是皆
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可謂善學矣安弦而後安詩學

樂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典詩而後立禮之意也夔教胥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內則就外傳必始於書詩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者之終始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善歌者直已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人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為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為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為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夫聲中於宮觸於角驗於徵章於商字於羽倡和清

濁迭相為經非得鼓為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奏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兌赤於離黑於坎黃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為之主而潤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為天君蓋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為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為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隸乎善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凝於神矣莊子曰五官皆備謂之天樂蓋本諸此不然則六鑿相攘心從而壞矣襄有斬有齊功有大有小而總則一焉所謂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為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

而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
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摠
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
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
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
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
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
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
孰能與此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千戚羽旄謂之樂

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
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
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去心以感物雖動猶靜
由心以感物無靜而非動無靜而非動則物足以撓
之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角角
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
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
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不生
心而生聲聲動不生聲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此音而
樂之動以千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
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
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
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千戚樂之器也君子動

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九音之起由人
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
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者其器也四者備
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
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舜作
樂以賞諸侯而曰觀其舞而知其德孔子語樂於顏
淵而曰樂則韶舞其知此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
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域非變
之曲折不足以成之則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文有青黃赤黑之異飾非聲之
雜比不足以成之則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
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
必寓於政音之終也經不云乎審樂以知政而治道

謂矣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不言聲者音之所起由
乎聲聲之所起由乎心聲音具而樂成言音之所起
由人心生則聲固不待言而喻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
後動是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
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則性也君
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為和則

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
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
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嗥以殺其樂心感
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
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毗於陰故其聲粗
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
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曠殺之音作
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
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
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
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
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
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

能慎其所以感之動人心之平和不平之變故樂聲
不留聲則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帝之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厲各
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
失而治道舉矣若夫不知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恃
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眾暴寡以
智詐愚以勇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亢難哉此
言哀樂喜怒敬愛感物之序也禮運言喜怒哀懼愛
惡皆自然之序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

禮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今天嘉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家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家而和樂興焉先王之作樂也必謹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忘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謹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之事謹所以感之之效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本諸此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謹所以感之而以禮樂政刑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政刑備治道相為終始也

樂書卷第八終

樂書卷第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心以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音之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孔子曰君子之音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

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為
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
自與政通耶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
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
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
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
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
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
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為名音以雜比為
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雜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
而雜比雜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
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
形於聲詩有動者世怨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
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
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
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
愆憲之音矣

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
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
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
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以
本之黃鍾之管以九寸為度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
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
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

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上音也其數
八上一其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
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火音也其數五十
四其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
生商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則濁而下次於宮
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水音也其數
四十八其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
益一而上生角角木音也其數六十四其聲一清一
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
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
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
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
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恩

亦由是也晏子道景公以徵招角招作君臣相說之
樂雖主興發以爲事補不足以爲民亦舉中見上下
之意歟然角調於春徵調於夏宮調於季夏商調於
秋羽調於冬此五聲適四時之正也若夫師文之鼓
琴當春而叩商弦涼風隨至當夏而叩羽弦雪霜交
下當秋而叩角弦溫風徐迴當冬而叩徵弦陽光熾
烈命宮而總四弦則慶風景雲不旋踵而會是又五
聲召四時之妙非所以爲常也語其常則五者之音
倡和清濁迭相爲經而不亂尚何有滂濞之淫聲乎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
徵亂則哀其妻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為羽天數五可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宮亂聲荒而不治則君驕而不敬商亂聲陂而不斂則官壞而不脩角亂聲憂而不喜則民怨而不和徵亂聲哀而不樂則事勤而不濟羽亂聲危而不正則財匱而不給國語曰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豈不信與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一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用音使人剛健二

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愷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之施而為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先儒謂宮聲方正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誤矣傳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細抑大陵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五聲皆亂而不治則倡和清濁迭相陵犯而不相為經非所謂聲應相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氣有滯陰亦有散陽而滯濇之淫聲作矣慢孰甚焉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音好監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於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師延為桑間濮上之音則紉朝歌比

鄙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
不反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夫司樂凡建國禁其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不止過聲不中凶聲不善
慢聲不肅其聲莫輕於淫莫甚於慢亂國之淫聲未
至於慢亡國之慢聲其去淫遠矣記者所以再言之
夫司樂所以禁之者示深戒之意也極而論之夫司
樂凡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以禮
天神繼之以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
羽以禮地示終之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
應鍾為羽以禮人鬼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不
過是三宮而已猶之夏商周三正三統之義也孰謂
五聲之外復有變宮變徵而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
律三百六十音邪漢焦延壽京房之徒謂必犧作鳥

紀陽氣之初以為六十律法建日至之聲黃鍾

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宮
宮蕤賓為變徵甚者謂律有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
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考之於經則無抑施者
樂則不辭豈非遷就傳會以滋後世之感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
樂為音之蘊音為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
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
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
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
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為樂
以為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
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

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言
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凡音由人心生以
為主也凡音生於人心以音為主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
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
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由折成方
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樂發於聲則中之為
宮音之為商觸之為角驗之為徵字之為羽此五聲
原於五行者也聲寓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
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八音以遂八
風者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傳三五聲和八音

成之者也國語曰政象樂樂從和經曰聲音之道與
政通則政者通乎聲音之道而正之者也是不知聲
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禽獸知聲而
不知音六馬仰秣於伯牙之琴流魚出聽於瓠巴之
瑟是已衆庶知音而不知樂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
喜於聞新聲是已君子則不然仁足以盡性術智足
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孔子聞韶於齊為之三
月不知肉味非窮神化孰究此哉然聲樂之象音
樂之與政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
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
備矣豈非所謂和天樂以成政道之意歟觀大司樂
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
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三五聲所

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者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氣而化民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化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乎二後明孔子對之以明禮樂之道此論知政特言審樂者樂則禮可知矣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樂則幾於禮矣

言主周覆生於黃鍾之九寸而其聲宏以舒徵三合驗生於林鍾之六寸而其聲賤以疾商主南宮主五尺大蕤之八寸而其聲散以明羽主合翕張生於南宮之五寸而其聲散以虛角主善觸生於姑洗之七寸而其聲防以約凡此雖度數不同其因而九之則一也

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故金尚角尾絲尚宮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革木一聲而無清濁之變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也是知音必自聲始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知樂必自言始故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蓋禮主節樂主和和勝則流而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弛節流洩以志本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樂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是樂不徒作必有禮焉豈非以禮為理以樂為節之意歟自迹求之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填篪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笙瑟以和之旌狄以舞之執其下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

亭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真
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樂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
間曷嘗不幾於禮歟周官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苟
御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禮樂廢而邪音起危削
侮辱之本也可謂知樂矣何妄謂知樂則幾於道詭
哉此言君子為能知樂孔子問居言君子達禮樂者
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是知之
者不如達之者達之者不如明之者君子之於禮樂
知之於始達之於中明之於終其序然也

樂書卷第十

禮記訓義

樂記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
則禮為德之容樂為德之華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
今夫伯夷得於禮而不得於樂非有德也夔得於樂
而不得於禮亦非有德也所謂有德者禮樂皆得於
身而已關雎之詩以樂而不淫美后妃之德則樂者
樂也不淫者禮也靜女之詩以城隅彤管刺夫人無
德則俟我城隅禮也貽我彤管樂也后妃以得禮樂
為有德豈不信哉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
不失德是以無德由是觀之德者得也能無失乎禮

樂皆得謂之有德未能以無德為德而德乎不德非
躰道者也同於不失德者而已其德雖與上德同其
所以有德則異矣莊周謂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固非
周不知言也其亦救文勝之弊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
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
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
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為樂之隆則大饗之禮
其禮之隆歟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朱弦而通
越一也蓋清廟頌文王之德升歌清廟而以朱弦疏
越之瑟和之弦朱則其音濁而不清越疏則其音通

而不數倡之一而歎之者三而止耳使人知樂意
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
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
先王蓋天祀用物氣而貴精地祭用物形而貴幽鬼
享用人義而貴時故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猶生
事之有饗也羞其孰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
食也饗以陽為主而其祭為禘食以陰為主而其祭
為禘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
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為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
特性曰郊血大饗腥豈人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腥
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為禮貴本始以示
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
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傳曰朱弦洞越大羹玄

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弊則清廟之瑟至於遺音者防其淫侈之意也大鄉食之禮至於遺味者救其彫敝之意也列子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未嘗呈然則未嘗發之聲未嘗呈之味豈所謂有遺音遺味者乎昔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天下治也後世昏瞶判五弦之瑟而為十五弦舜益以八而為二十三弦莫不寓君臣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繫齊人情使之淳一於行也觀大司樂以雲和之瑟瑟祀天神以桑之瑟瑟祭地示龍門之瑟瑟享人鬼是知書大傳舉清廟大琴練弦以見瑟此舉清廟之瑟必以見琴矣

也遠矣今夫大饗之名則一而其別有四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之饗諸侯兩君之相見而已

易曰饗于帝月令季秋饗上帝鄉帝之禮也此與禮器所謂大饗鄉先王之禮也大司樂所謂大饗饗諸侯

之禮也哀公問所謂大饗兩君相見之禮也與春秋

之饗先王侯之饗雖一夫之相饗異矣清廟之瑟一倡而三韻有遺音者以寓至樂有無窮之意也

所謂五帝三代之遺音者異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

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朱弦而疏越一也尊之尚玄

清俎之尚腥魚三之先大羹一也然則先王因人性
而制禮順人情而制樂非以禮音致味窮口腹耳目
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適之正而已蓋各當
其分之謂平德者平之謂反平其好非作好也遵王
之適而已平其惡非作惡也遵王之路而已教民如
此有不反人道之正耶易曰利正者性情也利動而
主情正靜而主性平其好惡而使人各當其分則情
有所若矣反人道之正而使人正於一則性有所復
矣然則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
情而教之和非志此與今天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
至厚也有不為王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
有遷也有不為性之欲乎文遷以性之動為性之須
也夫君子必有善必有惡知

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
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
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偽之
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
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
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終於朝聘和於射鄉故
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甚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聘
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患起矣故先王之
制禮樂而人為之節因人性有哀死之情為制衰麻

哭泣以節之因人性有和樂之情為制鐘鼓下戚以和之有男女之情為制昏姻冠笄以別之有賓主之情為制射鄉會饗以正之蓋居喪以哀為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以三為升數而其貌若直齊衰以四五六為升數其貌若冢大功以七八九為升數而其貌若止小功總麻以十五為升數而去其半則容貌可也其發於言語声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齊衰對而不言其哭若往而反大功言而不議其哭三曲而偯總麻議而不及樂則哀容可也女至於擊曾傷心男至於稽顙觸地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鐘鼓以声文事先王以之飾喜馬干戚以容武事先王以之飾怒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所以和安樂也

如此婦曰昏陰為昏故也夫曰姻陽為大故也陽大而小因之陰昏而明合之則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周禮所謂婚冠親成男女如此而已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養蠶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會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會禮五舉而諸男如之

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王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于戚與射以見之禮軍言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又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繼之以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然則樂記不及祭御朝聘者舉喪以見祭舉射以見御舉和樂以見朝聘故也言襄麻哭泣之禮於其始言昏姻冠筭射鄉食饗食之禮於其終而以鍾鼓干戚之樂居其中者以明有禮必有樂以和之亦舉中見上下之意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爲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爲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缺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禮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

與書以義制事同意然志氣之帥也心形之君也君
行而帥從心動而志隨樂以道其志順而出之也禮
以節民心逆而反之也禮樂刑政一也所以同民心
於內則治道之所自出王道之始也四達不悖於其
外則天下往矣王道之所由備豈特出治道而已哉
詩序言王道成此言王道備者成則無虧而已備則
成不足言之

樂書卷第十終

樂書卷第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
勝則離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

雷出地奮豫之所以作樂也先王以之道天地之和
上天下澤履之所以為禮也先王以之明天地之別
故樂主和而為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別而
為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
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
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
者不可偏勝也樂勝禮無以節之則流而忘本禮勝
樂無以和之則離而乖義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

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為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為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以樂防情而教之和故足以合相親之情以禮防偽而教之中故足以飾相敬之貌是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及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斯所以為禮樂之道歟然立於禮成於樂學道之序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先樂而後禮者樂記以樂為主故也言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類亦此意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

禮自外作有數存焉而其本在義我樂由中出有情存焉而其末在文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好賢如緇衣好之至也惡惡如巷伯惡之至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眾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法而有以止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莊周謂愚

智慮宜實賤復位仁賢不肖襲情終之以太平治之
至者此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別而言之
此兼刑以為政何哉曰孔子將為政於衛嘗謂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
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為政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故孔子論為政齊之以
禮為先而刑次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然天功明萬物陽之道也樂由之來焉則域乎動矣
幽無形深不則陰之道也禮由之作焉則域乎靜矣
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為靜也
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為文也易
乾之靜專坤之為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為動

文則知靜為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
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
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
焉未始不中正以為質也以易求之樂生於天一之
水而其聲為可聽禮生於地二之火而其形為可視
坎水也於卦為陽而至陰藏焉故靜離火也於卦為
陰而至陽出焉故文豈非坎者物之所以歸根而復
靜離者物之所以嘉會而文明故耶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所以示人者
一於易而已夫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
所以示人者一於簡而已易則於性有所因簡則於理
有所循樂也者性之不可變者也其作自乎天其來

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
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其制
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
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清廟之瑟朱弦而
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非易而何大饗之禮
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非簡而何
然樂失則奢非樂之大也禮失則煩非禮之大也禮
樂之所以大者未離於域中其声可得而聞也其形
可得而見也若夫聲泯於不可聞之希形藏於不可
見之夷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又所以爲禮樂之
妙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易曰
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禮樂皆得豈不謂之有德邪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
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
怨異則相敬而不爭蓋怨乖道也無怨則人道盡矣
爭逆德也無爭則人德極矣揖遜而治天下動無我
非者禮樂而已此傳所謂陳禮樂盛揖遜之容而天
下治也堯舜至治之極不過法度彰禮樂著拱視天
民之阜而已豈非得古人所謂揖遜而治天下者其
惟禮樂乎荀卿曰樂者出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以
揖遜則莫不從服記言治天下及揖遜而不及征誅
者禮樂以文德爲備故也對而言之樂主於無怨禮
主於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
故經言樂則曰嗜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

曰內諧而外無怨也言無怨則容或有焉與詩稱無
妬忌同意言不爭則直不為爾與詩稱不妬忌同意
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
不遜至于已斯三則禮不至可知傳謂禮樂徧行則
天下亂矣其亦矯枉之過論歟言禮樂之至先樂而
後禮言治天下先禮而後樂者樂出於虛載道而與
之俱形而上者也禮成於實與器而大備形而下者
也自形而上言則樂先乎禮與易繫言易簡先乾後
坤同自形而下言則禮先乎樂與易言闔闢先坤後
乾同然治天下在禮樂而不在道德在宥天下在道
德而不在禮樂苟自禮樂而進於道德則無為而在
宥天下尚何事揖遜之勞以治之乎社周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
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
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先王之於天下達禮樂之原舉而措之而已舉樂而
措之則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
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
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舉禮而措之則父
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而不離長幼天倫也有以明
其序而不亂以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足以
教民睦立敬自長始而足以教民順天子如此則德
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蓋達者必行
行者未必達禮為樂之始故言行樂為禮之成故言
達樂雖達矣有所謂行禮雖行矣有所謂達樂行而

倫清則中國如出乎一人故言諸侯百姓而以天子
不怒終焉禮達而分定則天下如出乎一家故言父
子長幼而以敬四海之內終焉然則兵革言試五刑
言用者兵革必試而後用與詩言師于之試同義五
刑用而不必試與書言五刑五用同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
故祀天祭地

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為和秋冬與物辨而為節和則
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樂之本出於天
地自然之和禮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節而其用實同之
故同於和者和亦得之同於節者節亦得之非成天地之
能而官之者也故可名於大矣乃若樂者者天地之和禮者
天地之序則直與之為一非持同之而已同之與易

所謂與天地相似同意與易所謂與天地準同意中
庸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繼之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豈不終始一致歟樂以統同其和則百物不失禮以
辨異其節則祀天祭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
合大和乃利正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
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天神遠
人而尊致禮以祀之是以道寧之也地示近人而親
致禮以祭之是以物接之也或致道以寧之或備物
以接之非特報其生成百物之功而已亦所以寓節
莫重於祭之意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
物皆化者蓋樂也者道天地冲氣之和所以合天地
之化百物之產者也故其大與天地同和其妙為天
地之和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為天

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訖合陰陽
相得至胎生者不殯死生者不殯所謂百物皆化也
百物不失則不能與此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
曰宗丘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
樂之功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主乎施大禮與天地同節而主
乎報主乎施則生成百物而無所失主乎報則祀天
祭地以報其生成之功而已月是以觀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
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萬物莫不
尊天而親地樂由天作而其道尊禮以地制而其道

親神則聖人之精氣也陽而尊鬼則賢智之精氣
屬乎陰而親彼尊而我尊之敬之所由生也彼親而
我親之愛之所由生也經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一禮者別且居鬼而從地是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
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
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
同愛者也然仁近於樂而同愛者仁之情也義近於
禮而合敬者義之情也仁於愛親有以同四海之愛
義於敬長有以合四海之敬則是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矣孔子曰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
姓刑于四海如此而已兩謂之合一謂之同禮主敬
而為異故言合樂主愛而為同故言同與儒有合志
同方同意若夫自禮樂之情同言之則禮之敬也樂

之愛也以異而同而已均謂之合不亦可乎雖然合
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
事非禮樂之道也

樂書卷第十

禮記訓義

樂記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由文合愛者也

無事而不有禮無文而不有情禮也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
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
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
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
而有所謂文所謂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
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
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
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

言之一也故詩曰殊異乎公路五帝殊時三王異世亦可類推矣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莊敬恭順皆禮也情正於合敬欣喜歡愛皆樂也情主於合愛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官太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洽也今夫禮以時爲大而先王因時以作事故堯舜之時有事於揖遜無事於征伐湯武之時有事於征伐無事於揖遜則事有嘗不與時並哉樂以功爲主而先王因功成以作樂故堯

舜功成於揖遜而樂以大章大磬名之湯武功成征伐而樂以大濩大武名之則名易嘗不與功偕也蓋事在人時在天事與時並則與之併而爲一也名在彼功在我名與功偕則與之皆而相比也今夫明王所以相洽者禮樂之情也所以不相襲者禮樂之文也五帝殊時不相洽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豈曰情之玄乎經曰事不節則無功孟子曰有其事必有其功荀子曰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莊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是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禮制於治定而爲功之始故以事言樂作於功成而爲事之成故以功言敵而言之如此揔而言一鐘發揚蹈厲之蚤亦曰及時事也

故鍾鼓管絃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揚榘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鍾其用統實以象地節之革而爲鼓其用大麗以象天越之竹而爲管籥則發猛以象星辰日月磨之石而爲磬則廉制以象水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千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執其千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其治逸者其行綴遠其治勞者其行綴短一舒一疾莫不要鍾鼓俯會之節而兼天道焉此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有父道焉有夫道焉有子道焉有妻道焉蓋之所

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有子道焉有妻道焉蓋之所以爲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陽音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象在其中矣龍之爲物出入隱見莫之能制而揚榘如之揚則見而成章襲則隱而成體故一升一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揚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質在其中矣然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蓋聖者明之出明者神之顯故知而作之者爲聖識而述之者爲明其知神之所爲乎曲禮曰聖人作爲禮以教人又曰君子退遜以明禮聖亦明述之辨也別

而言文先作後述者聖明之序也合而言之先明後
聖者述作之序也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
者文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
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
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則知
人所爲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內矣
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內而深故稱知
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別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
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
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之神而
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
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百物因形移
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別樂之
敦和禮之別宜亦如此而已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
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以化而至樂得矣和故百
物皆化之謂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序
故羣物皆別之謂也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
以辨之與易乾稱六龍同意禮辨異也嫌於不同故
言羣物以統之與易乾稱羣龍同意言禮者天地之
序又言天地之別何也曰天地故有序矣所謂別者
因其序以別之原禮之始則爲天地之序要禮之終
則爲天地之別經不云乎序故羣物皆別祭有昭穆
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爲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爲異蓋由天作則有所循而體自然與孟子稱由仁義之意同以地制則有所裁而節之與孟子稱行仁義之意同對之則其辨如此通之則禮亦可以言由與作矣故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爲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爲淫樂能無暴乎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暴反乎好善而過作則暴豈非未盡善之意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作後制禮樂之序也過制

則亂過作則暴先制後制作之序也由是觀之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而制之非成能之聖人疇克之哉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樂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故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洽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詩曰於論鼓鐘言兼情文之義而論之歟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怒懾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皆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

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
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莫非樂之情也論倫無患
者情之和窮本知變者情之中和則審一而足以率
一道中則通上下而足以理萬變此樂所以為中和
之紀數若夫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於人論者謂
之冥冥所以論情而非情也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誠非禮不著偽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偽去則無邪
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為禮之質乎禮非
特有質蓋亦有本焉夫禮本於太一成於太素則太
一本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禮運言五行四時十二
月遷相為本繼之五味六和十二食遷相為質聖人
作則必以天地為本繼之五行以為質語曰本立而

道生傳曰性者生之質是本先於根而存乎道質先
於幹而存乎性忠則不欺於道而為德之正信則不
疑於道而為德之固此禮之在道者也故謂之本行
有所修而不廢未必不顧言言有所道而由行之未
必不顧行此禮之在性孝也故謂之質本固不止於
忠信故孔子之言儉戚左氏之言孝亦謂之本焉質
固不止於言行故其德中正其行無邪亦謂之質焉
蓋儉戚非禮之中孝非禮之末故與忠信同為禮之
本乾之九三重剛不中而與時行忠信以進德修辭
立誠以居業其於禮之本可謂體之矣擬言於法言
得其正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故中正無邪與行修言
道同為禮之質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抑又閑邪存
其誠言行謹信而不伐其於禮之質可謂體之矣以

行修言道為禮之質則修身踐言為禮之文可也以
忠信為禮之本而以義理為之文則不可矣今夫義
出於道德理出於性命人心之所同然聖之所先得
者也以之為禮之文殆非聖人之言豈漢儒附益之
妄邪

樂書卷第上上終

